

番仔寮追想曲

一、序曲：病院的阿叔

「你怎麼都不愛說話？」床頭邊阿嬤詢問的聲調，接近日常起居毫無威脅性的叫喚，這亦像是女人還在耐心守候，男性沉睡者走失的魂魄，趕快歸來。

他沒有在睡覺。他的眼睛瞪得牛眼一般大，且繼續保持在驚訝和質疑狀態中。它們卻顯得溫馴平和。注視的同時，也在發問，因而無暇回答女人的困惑。他望向潔淨的空白，那是連一朵正在成形的烏雲，都還來不及掛上的天花板。那算是這間病房內能夠引領人仰望的最高天際了。我想像那是西方基督教堂傳統的屋頂圓拱，聖像內的上帝正將生命第一口氣息，從優雅指尖傳遞給塵土的亞當。人類的原初停格在這兒，或者，閃電般碰觸的那個動作，由於塵土泥濘的本性，從未真正終結過。

我突然回想起，他少年時代是個非常不愛讀冊的孩子。有一段時日吧，他從大多是農家子弟就讀的校園中輟，算是打定主意，非要退出讀冊求取功名的那條不適合道路不可。他恐怕早受不了。這一整部教育機器，是如何靠著馴化鄉下幼獸的技術，來培養農村子弟的社會競爭力。他能夠率性歸返番仔寮庄熟悉的鄉野，主要在於，他還沒長成到知曉恐懼的年紀，也毫不顧慮，那兒逕自佈滿了要他重蹈他阿爸仔貧寒生活的暗示。與其說他待在田間放牛，不如理解，他根本就是心甘情願，要把自己重新野放掉。他自小漢就真草性，若是性地一抬，人歹起來，是會跟人相鬥，頭頂像是長出了鬥死人不償命，尖尖的一對牛角吶！

我猜想，身為家中長子，又是村落人心目中青年才俊的阮爸仔，當時並不樂見唯一親弟弟，日後得延續他老爸務農的甘苦路。我阿公當了一世人的長工，不光散赤到全家夥仔要給鬼拖去，卻還得不時操勞，直直做到死，才能停息。是靠阮爸仔認真想辦法，幫伊小弟兄，將學籍成功轉到了自己任教的那所更偏遠農校。而當小叔仔復學後的在校成績，再度淪落到退學邊緣時，據聞他還不得不動用人情，私底下，跟平日成績批改和計分相當嚴厲的一名同校女老師說項去。準是那位女老師，罕見通融地放了水？喔，不對，該是我記錯了。她當年根本就沒放水。事情真相是，阮爸仔提籃仔假燒金，好心地提議，要來幫她改考卷。那過程全是阮爸仔藉口批改試卷，才趁勢“濫用”權力，在阿叔極可悲憫的答卷上，批改時動了小小手腳。於是，伊的大兄用心計較之舉，終於容讓他有限的得分，低空略過了再度退學險境。而阮爸仔當年巧計得逞的對象，正是我們稱呼為“大姨”的這一家族頭號人物。後來，阿爸仔持續挨近討好，戰略又見奏效，而更順勢娶走了她唯一妹妹。這兩樁事情可說是一前一後、交錯發展開來的同時期重大家族事

件。

看不見的，應該比看得見的，多太多了。我從床頭旁的另一邊側面，清楚瞥見他靠凝視來申冤，或者傾訴獲救盼望的眼神。在我眼中，他的模樣，十足是受難者的聖像。且按照我的解讀，它們絕非空洞發呆了。那是經由阮冠叔仔求生意志再三的請願，勤奮計時的分秒刻度，才肯謙遜地走慢了它向來嚴厲的片段。周遭的人只能跟著緩慢下來。是在病院裡，人才能同時活在疾馳而過快消耗的未來歲月，以及因過慢倒帶，不得不忍耐著冗長回首，沉入失落過去的少數片段和夾層裡。我自是不能例外。過去二、三十年之間，冠叔仔如何在對我而言，只是慣常聽說，卻未能親身踏上的加拿大這個陌生地方，活過了冰雪深埋的北國長冬，甚至是年又一年，容讓自己封閉在話語隔閡的異地它鄉？他的三名子女，這兩年陸續從多倫多的知名大學畢業，英文、法文都極好，連阿孀都從社區志工的參與，換得了使用當地語文的基本能力。唯獨剩下他，雖擁有如山貓般矯捷的環境感知力，卻放棄了英語上徹底的歸化。加拿大座擁湖畔豪宅的冠叔仔，卻在精神世界繼續過著無國籍的偷渡客生涯。每逢北國破冰後的初春，他肯定溜進去住家附近的無人森林地，挑選他國籍上宣示效忠的國家所保護的大樹中間，肥沃卻閒置的零星空地上，種起他台灣品種的山藥和菜蔬來。偶而他撞見了當地巡邏的森林警察，按他自個兒事發後的描述，是作無辜狀地兩手抱著肚子，野人般愁苦且重覆地發出單音的“hungrey”、“hungrey”…。如今我總是想著，他在遙遠國度所有生活細節的回轉，假使可能因我現今懇切禱告，而延長它的如實放映，甚且幫我珍藏看來極其無用的這一刻，清楚阿叔他在自個兒身上的最後作為，也就無啥遺憾了。

我喜歡揣想阿叔仔獨自在番仔寮草埔仔放牛的景象。我覺得，此刻他靜默瞪視的情節，應該包括反覆出現過的這類年少回憶。和他的阿姐，村落中第一個考上台中女中的大姑仔，以及他的阿兄，十九歲就當上農校教師的阮爸仔相比評，冠叔仔的放牛經歷，確實不是很光彩的事。但偏偏我自小聽聞他不愛讀冊的過往，卻完全感覺不到那是理應指控的啥天大缺失，抑是受到過什麼譴責的重大謬誤行為。他可不是那種一工到暗弄溜鱧的富家浪蕩少年。若用音樂形容，他擁有的生命特質，是那種是令人感到相當輕鬆自在的曲調，應該是早年拿來伴奏熱情舞步的拉丁曲風吧！不是嗎？屬於恰恰和阿哥哥的那一個午後，是我忘不了的。中部庄腳一如往常的明朗陽光，從客廳敞開的木柱大門灑了進來，張開整面眾仙祈福掛圖的正中央神明桌仔，罕見地不再成為眾人目光聚合的中心。一踏入廳門的右側，很快映入眼簾的，是阮爸仔不久前才買來，不小一台，胖胖體型，加上一點兒敦厚而機械化表情的古典“那吉歐”。是它挑逗了很合冠叔仔身形的那兩條喇叭褲管。且隨著厝內放送著極先進節奏的這一娛樂媒體，刻苦農家原來對我們孩子們灌輸的一貫意念，早就橫掃而逝了。喔那在我們面前搖擺的，簡直就是長大後才認識的那位貓王給預先蒞臨了，多虧有他，將我童年肅穆神主牌位的廳堂，

化作了孩子們慣常要被禁足的聲色地方和舞場。況且，若沒有當年他那麼任性地，將隨地可聞樂起舞的少男身軀，滯留在這個小庄頭內，不是很可悲我一生將對農家子弟這樣的出身，停留在偏頗的認知？反正看來不是很將才的阿叔，像是可帶來絕佳自娛娛人效果似的，這在陣日野放的年幼孩童心目中，形同是他英雄本色的展現，也恰可用阿嬤生前一罐一罐醃製的醬筍與脆瓜仔，如何把瞬間即逝的季節原味給捕獵到手，來跟它相比擬。

「我的人生發生大變化……。」阿嬤在病床旁置放一本空白筆記簿。它的第一頁雖字跡不多，卻不再空白。那是阿叔寡少言語的整日瞪視，引發了她的靈感。阿嬤想到，阿叔平時有簡易札記的習慣，會將生活事務與感受，紙上填得滿滿的心得。探病的我通常坐在他病榻的另一邊，像是演劇臨舞台前的觀眾席。當病況起伏不定的某些沉滯而又綿長時刻到來，對臥病以外的家人，風暴似的形成了不可知威脅，阿叔或會將他一度壯碩，如今卻漸蠟黃的一隻手，緩和如微風草動般伸出了床沿，而讓阿嬤得以回應，肯定地握住。他們的握手總會持續不小一段時間，是否因感覺剩下的相伴太短暫，所以才要握得緊緊，宛如鑽石永恆的鑲嵌，才好讓它更長久些？這些濫情的懷想早不是重點。糟糕是我無可救藥地覺得，它是我即將失去關鍵童年線索，又一回驚悚時刻的預告畫面。那是還未邁入正式老年的肉體，血氣還未臣服於塵土，卻正在快速消沉當中。況且，若無肉體交替的愉悅與痛楚，精準地作為心志的提醒，回憶可怎能具體存在呢？一切矛盾就在這裡發生。

阿叔未有心理準備，就得接受對他病體束手無策的醫療專家們。疾病原是關乎軀體，可以從感官印證的事件。然而，當數位偵測的醫療設備，介入精密監控的醫病過程，且使得他身體運作實況，化作一連串閃爍的數據；時而，這台機器會因資訊誤讀，出現一如呼吸急促者的症候，而利用空檔緊迫發出了求救的鳴叫。這似乎讓感官正常醒覺的阿叔，越益感到焦躁。我只管盯住從他右鼻孔插進去，那一條胃液流走的人造路徑。有時看得見，有暗紅濃稠的不明體液，不停地逆流出來，如地下湧泉汨汨溢出的節奏。它們隨即讓接納的胃袋，拓染成花開似的，深邃血腥的一大片。這時，我還不經意瞥見，阿嬤冷靜神情背後，實則含藏了一道道如同恐懼入侵的陰影。而那般紅的不明體液可能是阿叔腹腔內，敵對者激烈的爭戰未停，但輸贏早就明朗化了的一種宣告。我們揣想，從阿叔身體自我生成的惡瘤，正在進行無情反撲；這個塑化膠製的冰冷胃袋，猶如它們吞噬了軀體正常部份，才製造出破敗廢棄物的終點收容站。於是當這戰局膠著的時候，反換作旁觀的陪病者，開始變得不發一語。尤其若有部份實況被善意蒙蔽了，自然會讓病榻上的阿叔，更加惶惑不安，而增添了諸多的空泛及不踏實感。

幾個禮拜前，阿叔第一次進手術房，上行刑台般在裡面待上好幾個小時。怎料半途中，猶如陌路偶遇者的主治醫師從混沌情境裡走了出來，欲和病患家屬進行

溝通。如此阿嬤只得獨自一人，面對意外、卻屬命定的這場審判，被告知四公分長度的惡性腫瘤，如何控制住阿叔從不出聲警訊的胰臟部位。自此，由她口述版本轉達的阿叔器官意象不斷擴散、不斷放大，它瀰漫了整個家族，且在各個離散成員多有紛擾的心思上，印刻出限量製訂的恐怖肖像：開始對外侵略的那塊原生腫瘤，正在逼近他背部的隱諱地方，如挾持人質、遂行恐嚇行為的智慧型罪犯般，將尪叔仔生命所繫的主動脈，給團團包圍住，甚至讓它們毫無逃離的縫隙。於是，當這一次，或不久將來的另一次，再有大量湧現的腥紅體液，取代了淡墨綠平和的胃部分泌物，它們就將形同劇變環境中，無處不流竄的化學毒物，遲早是要全面汙染了地下水的源頭和它們孕生的土地。恐怕自今以後，尪叔仔再也不可能從他血路四通八達的這具身軀內，尋覓到足可防堵惡細胞肆意擴散的任何淨土吶！

是這樣處境才輪到了醫護人員開口：「這樣的出血如果持續下去，恐怕沒有辦法控制，他可能很快就會走了…」病院內被視作至尊的醫者，面對如此無能為力的窘況，竟讓我的現場觀察，更為分歧不一。當阿叔體內的沉默器官，成為病變細胞藉口自相殺戮的戰場，他怎能不節節敗退，且終歸是要疲弱了下來？他連下床站立個幾分鐘的微小氣力都沒有了。但是在這身軀殘酷自我毀滅的同時，我還真確感受到，他一貫的靜默瞪視，實則隱含極頑強的一記精神回擊。那根本是傲立枯枝的一隻末路禿鷹，依舊伺機，要從空中攫取獵物的銳利眼神。唯一差別是，牠這回窺覬目標，或將是即要腐壞的自體，而不再是其它走獸肥美屍身的宴饗了。

我一直感覺，尪叔仔和阮爸仔這兩個兄弟間應該相差了好幾歲。這樣的推斷和按照目力判定了天和地之間距離，竟是同樣直觀，同樣沒啥具體原由。或是因為，在我印象中，阮爸仔所有追逐男女情感的輝煌紀錄，都是婚後不忠醜聞的堆砌，都是狡獪出軌，理該受到家族譴責的行為。然而當年我躲在阿嬤褲腳邊，親身見證到的尪叔仔，卻是這麼理直氣壯，雙腳滾踏著不熄火輪，逕自前進追逐著女人的漂丿少年家仔。

由於阿叔是我童年拼圖不可或缺的一角，他如今隨時可能敗戰的身體，確實是我再度失落原生記憶的重大危機。回想我在童年階段和阿嬤之間親密的連繫，幸而讓當年仍童稚的我，快速找到了窺伺阿叔，解讀他如何經歷青蔥歲月重要轉折的絕佳位置。尪叔仔不只讓我的童年多出了“那吉歐”蹦出來的現場恰恰和阿哥哥，還更有我忘懷不了，天空中飛鴿的滋味。反正，只要是和尪叔仔有關的事情，都像是一場變魔術表演。那一個冷冽的冬日傍晚，自不會是個例外。我們一群小漢囡仔全神專注，熱騰騰地圍住了滿面笑紋的阿嬤，她則宛如大型歡宴中，神情若定地調度著出菜節奏的女主人。連在平日，她總可想盡辦法，以擺脫手頭拮据的生活條件，而能安撫哭鬧，將咱這群金孫飼飽飽。倘若遇到暑夏赤炎炎的日頭，侵襲整個庄頭不分貧富的人家，她只要白鐵仔大面盆內，裝入一大角冰塊，然後

像抬神轎一樣給扛上矮桌，再任由大小漢的囡仔，合力敲擊它水晶般美麗的身軀，就足讓投入碎冰大戰的我們，涼快了一整個下午。更何況那一年，阿嬤獲得了天賜良機。她當然清楚，這是亟需暖意呵護的時節，於是她天啟般開始了我們的冬令進補行動。它自然算是尪叔仔無意中的奉獻，才化解了阿嬤養育孫子女的現實窘困。全是她前所未見動容的表情，解釋了當年端上紅木桌，有力壓住冬寒的那鍋食物，是如何地彌足珍貴。伴隨它香氣的細嫩肉質，它特別纖小體型，上桌的，那是一隻藥燉的全鴿。我至今仍可見證，阿嬤當年如同賽鴿勝利者的滿意身影，她確實意圖，一舉消滅了尪叔仔最心愛的鴿群。那也是綿延了整個冬季的祝福。就在尪叔仔當兵期間，他從豬寮邊梯子爬上瓦厝頂的那一座空中鴿舍，日復一日空曠了下來，寂靜了下來，逐漸無生機到連厝沿邊飄落的淡灰色短羽毛，都罕見了。阿嬤持續地為我們加菜，回想起來我們真是宛如加入了最後聖餐行列的門徒，且每個都是早就出賣了她兒子的那一位。等到尪叔仔自軍中退伍，理應在黃昏時刻標誌他賽鴿身影的那一座自由鴿舍，早就成了破敗廢墟。不錯，那也正是燉鴿美味的記憶，替代了毫無口味與冷熱的數字所標示，民國演進的精確年代。

大人們從來不在我的面前，清楚講開尪叔仔在外口，到底做了啥代誌，或是喫啥頭路，開創啥事業的是是非非。不過我卻有著通天本事，可對他驚險萬分的社會生活處境，瞭若指掌似的。比如，他怎麼勾到了市區理容店上班的小姐？這一切得從頭談起。他當兵回來那幾年間，庄頭開始有人入來開工廠，雨後春筍般開設了大間農藥廠、大間化工原料廠等等，為農村帶來不同於往昔的工作機會。很快地，務農不再是他那一世代庄腳少年的主要營生與出路。番仔寮庄我們厝地所在的煙寮，順著車路左拐出去，右手邊還是甘蔗園，左側就已經開闢成一家規模不小的化工廠。我忘記它的廠名了。但依稀記得，座落在我們每日進出的馬路旁邊，卻有高大圍牆像監獄一樣隔開我們的這間工廠，是有著庄內大人們朗朗上口的名字，彷彿那是普通村落裡新搬進來的第一大富貴世家。然後，我啥都不記得，卻很清楚捕捉到親族之間那份莫可言明的驕傲感，那一種滿是未來發展希望的寄托。滑溜的尪叔仔不知怎的躡進了那家化工廠，開始喫工場的頭路。

我還記得，尚頭先，尪叔仔親像是在尬意大舅公仔的大查某子，就是那個阿珠仔。阿珠仔當過豐原客運的車掌似的，也算是身材高挑的那一型。印象中是住糖廠的大舅公仔認為，姑表兄妹血緣太近，才不贊同他們進一步交往。有關尪叔仔一度陷入，表兄妹之間曖昧的情愫，算來短暫而無傷。但真正意義重大的，反倒是他和無緣當伊丈人的大舅公仔之間，竟維持了一世人的濃郁親族連繫。「我是姓洪的！」我曾聽過阿叔仔吐露認同，而敲打著自個兒胸口的至情至性表態，雖說他皮面上掛了伊老爸仔這邊的姓，卻骨子裡，徹底靠向了伊母舅那邊頭的宗族。那是阿嬤這邊，他的母舅和阿姨整群加加起來，八個兄弟姐妹構成的親族，為他取了個「高山仔」的綽號，也密密網住了他的日常情感。

「高山仔」是屬於番仔寮庄的。我總是這麼堅持，宛如對自身信仰的捍衛。阿嬤和一大群村婦每日定時來到了庄頭的大圳邊，在磨光的石頭上邊閒聊、邊洗滌一家大小衣物時，這個「高山仔」也會出現。他並不搭理來洗衣的婦人。他單單穿了條短褲，兀自跳水躍入了大圳，比水中游魚還自在。幾年前，當我重返番仔寮，詫異發現那個大圳因公共建設而填土，而在庄頭消失了。我不得不面對永遠枯乾了的番仔寮庄。然而，記憶中阿嬤洗衫，整群查某人猶如出入市集般的熱絡交談，以及我跟著玩耍，潑濕了一身衫仔褲的清水感受；還有，「高山仔」的尪叔如一尾魚水中翻滾的形象，皆成了倖存而保留下來的活水泉源。如今我重新比對那樣一知半解的童年，暱稱尪叔仔「高山仔」，以阿嬤和大舅公為首的番仔寮洪姓家族，不就是拍瀑拉熟“番”混種了的子孫嗎？而「高山仔」不認他法理上的父姓體系，情感轉向對這個洪姓家族的歸化，莫非也是一種因緣巧合？抑或是，當年他們這些肯定是世故和滄桑的成人，曾經壓抑了啥不可明白揭露的故事呢？

等到我心頭浮起尪叔仔下一階段的印象，他早離開了那間化工廠，自個兒搬到台中市租厝，創業當起了化工原料的小盤商。我還記得，那是城市巷弄內的一間透天厝，房子一進門，擺了兩張大桌子，這就是尪叔仔開設「生原實業有限公司」，看得見的全部設施了。那個地方最令我津津樂道的，是它地下室的尪叔仔房間。那是他睡覺的所在，一間沒有窗戶，僅能依賴開日光燈來謀求光線的地下室。我曾經在那兒聞到過的男性髮油氣味，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的鼻子。也就是那樣人工裝飾的氣味，讓我不時幻想和尪叔仔相好的那一名理容院小姐。我揣想，她是否才真正屬阿叔所愛女人的原型？當病院裡阿叔從鼻胃管流出了濃稠血腥的不明體液，我總聞聞看它們的氣味，和當年我在他單身的地下臥室聞到的濃重髮油味，像，或是不像呢？它們是否又和尪叔仔當年小盤販賣，白色粉狀的化工原料，帶著同樣讓身軀敗壞，命定是惡病源頭的毒素呢？

「這邊看得到總統府耶？」我心想，窗外權力奇觀形成的夜景，落地玻璃穿透進入，是這麼短距離，應該可以提振他的精神。

尪叔仔並不想多看一眼。

莫非他喪失了求生意志？

我並不那麼覺得。那是太過簡化了的觀察。

不過，他確實降低了對外在世界的探索和欲求。當那作戰的敵人出於自體，那可真是唯一絕症了。他慣常熱衷的世俗，日常隨手可拾的歡樂，竟完全失去了原本致命的吸引力。

最近幾個禮拜，我經常去醫院探望他，彼此太接近的記憶群組，還來不及分別儲存在貼著不同標題的抽屜內。它們就像是煎粿時，太性急，煎匙過早翻動，好幾塊滯留在鍋底的甜粿，還沒失去原先獨立個性，就局促地黏疊在一起，竟是沒辦法俐落維持住，一開始焦脆而完整的切片形狀。

「他很早以前，就時常害怕自己會得癌症，所以很重視養生，會買牧草粉之類

的保健食品來喫。奇怪，越害怕，越防範，卻是越會得到這樣的病。」飽受衝擊的阿嬤，至今還能保持相當鎮靜。她的分析宛如精密醫學儀器提供的病理診斷。

原來這麼多年過去了，阿叔還一直走不出四處有癌在病體內、外流竄的威脅。他不是遠離焦躁的惡土，在北國的新大陸，另覓了一處與世無爭淨土？